

「川流不息—臺灣客家與日本國際展」 展前研究紀實

文 / 洪登欽（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研究發展組編審）

賴般若（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藝文展示組助理編審）

一、序言

本展覽起源於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客發中心）與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民博）及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交大客院），於2017年共同簽訂六年學術研究交流合作計畫。開始進行展前研究資料收集時，由於沒有在日本長期生活的經驗，心中對日本客家充滿很多期待與想像，希望可以很快的全盤了解。初步的研究後，首先與何金樑主任完成「日本與臺灣客家巡迴展構思」研究報告，並參加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舉辦「2018客家族群與全球現象國際研討

會」，發表展覽內容構想，初步探討日本對臺灣客家文化有何影響力，以及生活在日本的客家人如何融入日本社會等議題。因而衍生出日本學者對臺灣的客家調查研究、音樂、文學、棒球及島內客家二次移民與產業開發、臺灣客家移民日本之概述、日本客家社團運作情形、客籍後代與旅日客家人的生活等多面向的課題。

展覽內容主要分成三大主軸，第一個主軸是「日本時代臺灣客家紀事」，包含日本時代學習客語教材、日本時代客家族群對客庄產業發展與貢獻、日本時代客庄聚落生活場景、日本時代棒球運動發展、日本時代的客籍文學家及音樂家；第二個主軸是「在日本生活的客家人」，包含在日本勤勉打拼的客家名人、日本客家社團的經營與活動及徐福信仰與日本客家連結；第三個主軸是「日本學者與臺灣客家研究」，包含近年臺灣與



圖1 參加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主辦的「2018客家族群與全球現象國際研討會」發表「日本與臺灣客家巡迴展構思」研究報告。（洪登欽攝）

日本的客家研究多元合作，展覽定名為「川流不息—臺灣客家與日本國際展」，將日本著名女歌手美空雲雀所演唱「川流不息」（川の流れのように）之歌詞融入各單元議題，期構築大河文學般時空流轉、綿綿延續之感，下列分別就這三大主軸進行說明。

二、日本時代臺灣客家紀事

（一）日本時代學習客語教材

展前研究的開端先從日本時代的臺灣客家開始著手，日本治臺初期對臺灣客家調查的參考資料，主要是以清代臺灣方志及西方學者或傳教士所記錄關於臺灣文獻為主，多數文獻仍以「粵」或「廣東」的稱呼客家族群，甚至也用廣東語稱呼客家語，日本時代在臺灣的日本人為了便於與臺灣當地客家人溝通及管理，編著了許多學習客家語言教材，如1900年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所編著《土地調查用廣東語集》、1915年桃園廳警部志波吉太郎的《廣東語會話篇》、1919年由劉克明編著臺灣總督府出版的客家語辭典《廣東語集成》、1933年苗栗客家人曾向榮編纂的《標準廣東語典》，由「臺灣警察協會」出版發行，主要是教導日籍警察學習客家話教材，本次展覽也彙整了以上學習客語教材進行展示。



圖2 陳振龍老師介紹大阪式菸樓建築模型。（洪登欽攝）

（二）日本時代客家族群對客庄產業發展與貢獻

日本時代，政府為了推動糖業、菸業、樟腦的開發而促進了島內客家人移民，因此展前研究選定了彰化源成農場、高雄旗山南隆農場、花蓮吉野移民村、高雄甲仙及六龜樟腦產業的開發等四個日本時代較具規模客家人島內移墾案例作為展示內容。

為了增加一些與產業開發有關大型展覽物件，豐富展覽的可看性，構思一些與本次展覽相關議題建築模型，例如過去日本時代因移民村設立廣種菸葉，而有曬菸葉的需求，日本人因而引進大阪式菸樓這樣的產業建築，但是臺灣目前菸樓建築所剩不多，在尋找資料的過程中，發現在嘉義竹崎有位專門製作菸樓模型的工藝達人陳振龍老師，聯繫到他本人後，他說自己年紀大了，一開始就拒絕做模型的邀約，我們仍然一直跟他



藝術競技獲得佳作。日本時代末期受中日戰爭及大東亞戰爭的影響，唱片業停滯，客籍作曲家鄧雨賢所創作的《望春風》、《兩夜花》、《月夜愁》等臺語歌曲也曾被改為日本軍歌。

三、在日本生活的客家人

(一) 在日本勤勉打拼的客家名人

日本藝能界有三位知名的臺灣客家後代，范文雀女士及余貴美子女士為客家公會首任會長余家驊之後代，兩位均活躍於日本演藝圈，演出多部日本電影及電視劇。另一位謝珠榮女士為全日本崇正聯合總會名譽會長謝坤蘭之次女，「寶塚歌劇團」出身，現以演出家、編舞家之身分活躍於日本歌劇圈，2012年曾製作以「客家」為題的歌劇。另外還有邱玉蘭女士，與前面這三位不同的是，邱玉蘭女士出生在臺灣客家庄，二戰後初期渡日留學，是位著名的旅日女高音聲樂家。

除了日本藝能界，另外還有一位長期旅日苗栗客家人謝依曼女士，12歲進入日本棋院，2004年以14歲4個月的年紀創下日本女流棋士最年輕入段紀錄，在日本也頗有知名度，可說是臺灣之光，也是我們的客家之光。在策展的過程中我們曾拜訪她苗栗的老家，一進門就看到了大大小小謝依曼的獎盃，謝媽媽是個豪爽的人，在這次展覽借給我們許多關於謝依曼的展品，還有謝依曼的哥哥也在苗栗的老家開牛肉麵店，手藝很不錯，喜歡吃牛肉麵可以到他的店去品嚐一下。

士接管，接管後主神改祀觀世音菩薩，也就是現在的花蓮吉安慶修院。花蓮吉安現在則是花蓮縣客籍人口最多的鄉鎮，這些客籍農工現今多數定居在稻香及永興村。

(五) 日本時代的客籍文學家及音樂家

客家文學涵蓋的範圍相當廣泛，如客家籍文學家的作品、山歌歌詞、採茶戲歌詞皆可視為客家文學，不論在情景描述、敘事、社會觀點都表現出客家人文風情，並在書寫文字引用了客家用語詞彙，表現出客家特色的作品。過去臺灣日本時代以日文創作的客籍文學家有龍瑛宗、吳濁流及呂赫若等人，或是作品中有描寫日本時代的生活場景，如鍾肇政的《臺灣人三部曲》、李喬的《寒夜三部曲》。

客家音樂方面，1914年日本時代岡本樫太郎帶領客家樂師林石生、范連生、何阿文、何阿添、黃芳榮、巫石安、彭阿增等北部客家藝人，應株式會社日本蓄音器商會的邀請，遠赴日本東京錄唱片，灌錄臺灣有史以來第一張蟲膠唱片，為日本對臺灣客家音樂發展的開端。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福岡正太研究員及日本奈良教育大學劉麟玉教授於2007年合作出版了《日本コロンビア外地錄音資料研究－臺灣篇》，也針對日本時代古倫美亞唱片公司所發行的唱片進行目錄整理，分析其目錄可發現日本時代也曾發行大量的客家音樂唱片。臺灣客籍作曲家江文也曾與其他日本作曲家，代表日本參與1936年柏林奧運的

田大學棒球隊時期所使用的球棒、球衣外套及比賽照片，才得以完整呈現出日本時代臺灣棒球飛時期最精彩的面貌。

(四) 日本時代客庄聚落生活場景

為了可以呈現出日本時代客庄地區一些代表性的建築物，搭配各展示主題所製作的建築模型，以展示過去日本時代與臺灣客家曾發生過的歷史故事，如乙未戰爭中客家抗日「敢字營」義軍領袖姜紹祖（1876-1895）的故居「北埔天水堂」，之前1895電影上映時，「北埔天水堂」還曾是個熱門景點，大批民眾紛紛前來朝聖這位先賢的故居。

另為搭配客家夥房情境展示內容，選定臺中東勢新伯公地區客家圍龍屋夥房群，讓看展民眾了解客家原鄉建築與臺灣本地客家建築的異同，可惜這些圍龍屋建築在921地震時，多數已經倒塌，這次模型的製作特別參考了彭啟原導演在1999年空拍臺中東勢新伯公地區空拍照片，而製作出來的模型。

第三個模型則是為了呼應日本時代花蓮吉野移民村的開發，過去該地也曾發生過阿美族抗日事件七腳川之役，因而促成全臺灣第一個官營吉野移民村，當時吸引了不少桃園及苗栗的客家人前去協助開發。為了協助宗教力量讓移民心靈有能寄託的場所，日本人在當地建立了一個信仰中心「吉野布教所」，戰後由苗栗客家人吳添妹女

說明展覽確實需要一個大阪式菸樓模型，之後也有機會到日本展覽，他才終於肯點頭幫忙。陳振龍老師所做的模型材料都是使用臺灣檜木，做工非常細膩，放個百年模型也不會蛀蝕。他還擅長製作日本時代車站建築模型，目前家裡面還擺放了好幾個，陳振龍跟他太太江照鉛女士，都是非常好客的人，只要有人到他家都會熱情招待，希望疫情緩和後有機會可以再去拜訪這兩位老人家。

(三) 日本時代棒球運動發展

KANO這部電影上映時，讓大家知道臺灣的棒球運動在日本時代也曾經大放異彩，過去日本人將棒球運動引入臺灣，至1920年代時棒球已在臺灣學校開始推廣，日本時代最著名棒球比賽為1931年第17屆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賽，也就是我們常聽到的甲子園大賽，由嘉義農林學校代表臺灣參賽取得準優勝（亞軍）。說到嘉義農林棒球隊不得不提當時的王牌投手吳明捷，他是出生於苗栗銅鑼的客家人，嘉義農林棒球隊可以拿到甲子園比賽的亞軍，他絕對是功臣之一，吳明捷從嘉義農林學校畢業後，就繼續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畢業之後也就留在日本工作。為了取得吳明捷在嘉義農林棒球隊相關展示物件，我們特別專程到了國立嘉義大學，借展嘉義農林棒球隊獲獎獎盃及歷史照片，非常感謝國立嘉義大學這次鼎力相助。另外也特別感謝關東崇正公會周子秋會長，不辭辛勞的協助，在日本向吳明捷的公子，堀川盛邦及高橋盛廣商借了吳明捷在早稻

(二) 日本客家社團的經營與活動

基本上日本並沒有客家人群聚的聚落或是社區，所以自然就沒有所謂日本客家聚落或建築，日本的客家人早已融入日本文化，但大部分仍保有客家意識，根據日本東京都立大學河合洋尚副教授多年在日本的觀察，日本客家通常就只有在聚會的時候才是存在的，像是關東崇正公會或是關西崇正公會每年皆會舉辦年會，年會舉辦時客家人就會聚集在一起，並邀請臺灣政府客家事務機關代表，或是重要客籍人士前往日本參加年會，也會邀請臺灣表演團體演唱客家戲曲。策展的過程中我們一直跟日本關西崇正公會及關東崇正公會保持聯繫，如周子秋會長、劉宏成會長、城年德前會長、詹子萱女士、范智盈女士，非常感謝周子秋會長、劉宏成會長從日本寄來的崇正公會報導資料、歷年年會照片，使這次的展覽能夠真實呈現出日本客家社團最有活力的一面。

(三) 徐福信仰與日本客家連結

在2019年5月從張維安教授及河合洋尚副教授得知，日本和歌山縣新宮市每年8月份皆會舉辦「徐福供養式典」儀式，在日本的客家社團成員也會出席參加，徐福公園過去整修時，日本客家社團也大力捐獻金錢協助修繕，徐福成為日本在地客家人的信仰。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了解日本客家，於是我們前往日本紀錄這場「徐福供養式典」儀式。2019年8月11日清晨五點多從屏東火車站搭車到高雄國際機場，當天是搭乘早上

九點的飛機，當日到達日本關西機場大約中午1點。再搭乘JR火車到日根野車站，再轉車至和歌山車站已經是下午三點多了，接續轉搭JR火車到新宮車站。在搭乘的旅途中看著火車窗外景象從都市一直往鄉村移動，覺得心裡很感動，因為看到日本最純樸的鄉村風貌，看到整齊有序日式宿舍區，就竟然活生生出現在眼前，火車行走的路線剛好又沿著海邊行駛，沿途有看不完美麗的海景，這真是一趟值回票價的旅程。新宮市位於大阪的東南方，距離大阪約有200公里，不過由於從關西機場到新宮市沒有直達的火車，還是要花了四至五個小時的車程時間，到達新宮市已經是晚上七點半了。此時可以去思考為何會有許多住在大阪的客家人，願意花這麼長的车程時間參加「徐福供養式典」儀式，可見徐福信仰已經深深植在日本當地客家人的心中。

第二天一早跟飯店借了腳踏車，就先到徐福公園場勘一下今天要拍攝的地點，還好事先有研究過徐福公園的資料，很快就先進行第一輪拍攝紀錄，之後繼續前往列入世界文化資產遺址的熊野速玉大社及阿須賀神社，在熊野速玉大社可以看到謝坤蘭先生的奉獻紀念碑。依據史料記載秦朝37年（西元前201年），徐福奉秦始皇之命令帶3,000童男童女東渡日本，尋找長生不老藥，傳說徐福一行人當時登陸日本的地點就在新宮市的世界遺產「阿須賀神社」建地處，目前該神社內也供奉著「徐福之宮」，因附近的世界遺產「熊野速玉大社」為當地知名的參拜景點，也帶動大量人潮前往「阿須賀神社」參拜。

當日用完中餐之後接續到了徐福公園的祭典會場，徐福公園內有開設徐福紀念品販賣店，販賣徐福茶、徐福皂等紀念品，新宮市役所近年把徐福列為重要的觀光資源。祭典一開始先由新宮市田岡實千年市長、徐福協會山口泰郎理事長做開頭引言，再來由新宮市長念祭文祝禱祈福，後續由當地廟宇的和尚進行誦經，整個儀式大約30分鐘結束。

四、日本學者與臺灣客家研究

(一) 日本學者與臺灣客家研究

在展前研究階段曾與河合洋尚副教授共同討論，選定了四位對臺灣客家研究有貢獻的日本學



圖3 新宮市田岡實千年市長祝禱祈福。（洪登欽攝）

者，分別是堀江俊一、植松明石、末成道男及渡邊欣雄，做為這次展覽主要介紹的日本學者。過去植松明石教授選擇在臺灣北部新竹地區、渡邊欣雄教授在臺灣南部六堆地區、末成道男教授在臺灣北部苗栗地區、堀江俊一教授在臺灣北部桃、竹、苗地區，這些日本學者多受到日本東京都立大學馬淵東一教授的影響，來臺灣進行研究，日本東京都立大學亦是臺灣人類學研究的重鎮。

河合洋尚副教授一直是協助我們這次展覽成功的關鍵人物，透過他的協助我們才能順利取得渡邊欣雄教授於1970年代在六堆客庄田野調查時珍貴的展示物件，以及協助向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申請協辦展出。感謝南天書局的魏德文總經理協助聯繫堀江俊一教授的家屬，順利取得了堀江俊一教授生前使用的護照及在臺灣田野調查及物件。另外，非常感謝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客家



圖4 左起本中心洪登欽編審、新宮市田岡實千年市長、關西崇正公會城年德前會長。



圖5 於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挑選植松明石展示物件。
(洪登欽攝)

文化學院黃紹恆院長以及羅烈師副教授的協助，讓我們們的策展團隊可以親自到庫房去挑選植松明石借展的物件。

五、總結

「川流不息—臺灣客家與日本國際展」內容涉及層面相當廣泛，經盤整日本對臺灣客家文化影響項目相當多元，在策展工作則針對相關議題，蒐集相關資料及可供展示物件，並從臺灣本地如何看客家文化、日本本地如何看客家文化兩方向進行策展。這次的展前研究過程雖然非常的緊湊，但我們還是把整個「臺灣客家與日本」整個關係的精髓給呈現出來，期待日後有機會可以將本次展覽內容巡迴到日本展出。藉由本展我們看到客家人堅毅的適應力，在各行各業勤勉打拼下所發展出來的多元產業及特色，以及融入日本文化後，認同並保有客家意識的這份初衷。最後感謝何金樑主任給了我們很好的學習機會，帶領我們將客家文化研究議題及場域延伸到國際，使我們對於看待客家文化有更不同的國際視野及觀點。

(二) 近年臺灣與日本的客家研究多元合作

2017年客發中心與民博及交大客院完成簽署三方6年的合作交流協定，共同舉辦首屆「2017博物館與客家研究國際研討會」，發表成果於2018年出版《博物館與客家研究》專書。接續2018年由民博主辦的「2018客家族群與全球現象國際研討會」、2019年由交大客院主辦「2019百年往返：臺灣與日本客家研究之對話國際研討會」。連續三年輪流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為客家文化研究建立了一個新的里程碑，「川流不息—臺灣客家與日本國際展」也是三方重要的合作計畫，其展示研究亦是透過三年國際研討會成果以及三方多次實質討論孕育而成的。

參考文獻

何金樑、洪登欽、徐芳智，2020。〈日本與臺灣客家巡迴展構思〉。頁361-378，收錄於河合洋尚、張維安主編《客家族群與全球現象—華僑華人在南側地域的離散與現況》(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No. 150)。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六堆認同： 以大武山下走相逐—六堆運動會特展為例

文 / 李萍（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藝文展示組助理編審）

徐芳智（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研究發展組編審）

一、六堆人與六堆運動會

「六堆」是臺灣南部高屏地區客家族群聚居區域的統稱，源於清康熙年間，高屏地區客家人為了保衛家園、防禦朱一貴軍隊的進犯，而自發組成的民間軍事組織，分設前、後、左、右、中、先鋒及巡查營等七營。1721年朱一貴事變後，取消巡查營，但仍維持常態性的團練聯防組織，農閒時共同練武強身，遇到事件時集結聯防，並將「營」改為「堆」，以與官方軍隊區別。而在清代史籍文獻中，首度出現「六堆」這個名稱，則可追溯至1786年之林爽文之亂發生時（林正慧 2008：168-172）。

客家族群進入屏東平原拓墾以來，持續面對原住民、平埔族及福佬人等族群間的生存威脅，又經歷朱一貴、林爽文等大大小小的民變事件，特殊的拓墾歷史背景，讓六堆客家族群深刻體認「團結才能自保」的重要性，團結合作的凝聚力成為六堆客家重要的特色。

至1895年，日本政府接管臺灣，建立仿效西洋的近代學校制度，除了文史學科，更導入近代教育中極受重視的體育活動，從校園開始，逐漸在臺灣扎下體育根基。許多受新式教育的六堆居民，在求學期間接觸到軟網（庭球），不少人被選為校隊選手，因此打球成為當時聯繫感情的方式之一，後因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斷，但逐漸形塑出透過網球運動作為一種社交方式的風氣，成為日後六堆運動會發展的基礎。

雖然日本政府廢除了「六堆」這個民防組織，但維持了近兩百年的稱謂，則已然成為高屏地區客家族群識別的標誌。在六堆地區團練的軍事防衛功能被取代後，客庄間的連結不再如昔緊密，1946年初，六堆留日青年—劉紹興（萬密）、戴阿麟（佳冬），於戰後歸國發現六堆的團結精神不復以往，認為六堆的「團結」、「忠義」等精神不能就此流失，為重振「六堆」之客家族群認同意識，騎著腳踏車四處拜訪各堆耆老與有力人士，希望藉著眾人之力創造六堆的新氣象。1946年4月，正式成立「六堆愛國聯誼